

楔子 白鹿還恩

眠龍山起霧時，山下的人都知道這夜最好別進林子。

那霧不是尋常水氣，從溪谷裡慢慢湧上來，先淹過石縫裡的野草，再漫過樟樹根、竹林腳，最後一層一層掛上山腰，遠遠望去像有誰將一匹未漂白的苧麻布攤在天地之間，濕冷、厚重，連月光也透不進去。

阿猴溪口村的老人說，眠龍山有神。

神不常顯靈，也不愛聽人吵，祂守著山、守著溪、守著那些比漢人更早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的部落，也守著後來渡海而來在溪邊築屋、開田、屯墾的移民。有人求財，祂不一定理；有人求子，祂也不一定答，可若有人在山裡昧著良心傷了生靈，隔日多半會迷路，輕則跌進溪溝，重則被山豬追得半條命都沒了。

村裡孩子聽了害怕，大人卻只是笑，說山神若真那樣靈，怎不把人世間那些黑心腸的人全收了？

那時的林織月也不懂。

她十四歲那年相依為命的母親病逝，家中只剩一架舊織機、一畝苧麻田，還有一屋子怎麼也散不去的藥味。大伯母吳氏嫌她晦氣，口口聲聲說要替她尋個好歸宿，實則日日盤算著她母親留下的田與織機。

一日午後，林織月背著竹簍入山採染草。雨才剛停，山路濕滑，苧麻葉上還掛著水珠。她一身洗到發白的粗布衣，裙襬用布帶束在腿側，腳上草鞋沾滿濕泥，走一步便陷一下。

她在溪邊看見那頭白鹿時以為自己眼花。

鹿倒在水草間，後腿被獵索勒傷，雪白皮毛沾了泥與血，胸口微微起伏，眼睛卻亮得不像凡物。牠看著她沒有掙扎，也沒有哀鳴，只靜靜伏在那裡，彷彿早知道她會來。

林織月嚇了一跳，握著鐮刀站在原地，半晌才小聲道：「你別怕，我不吃鹿肉。」說完她自己覺得荒唐，誰會跟鹿說這種話？

白鹿卻像聽懂似的輕輕眨了眨眼。

林織月蹲下身，小心把獵索割開。那索子勒得老深，血已經凝在毛裡，她看得心口發緊，用力撕下自己袖口一段布，又從竹簍裡翻出能止血的草葉，揉碎了敷在鹿腿上，動作不算熟練卻很輕柔。

「好了。」包紮好她低聲說，「我也只會這些，再多我就不會了。你若能走就往山裡去，別再往人設的陷阱裡踩。」

白鹿掙扎著站起來，傷腿微跛，走了幾步回頭看她。

林織月朝牠揮了揮手，笑了一下。那笑很淡，帶著喪母後還未學會說出口的孤單。

「去吧。我娘說，山裡的東西有山裡的命，人若不是餓到活不下去，不該貪。」白鹿望了她很久。

霧從山腰漫下來，溪水聲忽然變得遙遠，林織月聽見林間有鈴聲似的清響，一下又一下，像從很深的山腹傳來，她心頭微顫，再回神時，白鹿已不見了，只剩溪邊一點血跡，和她缺掉一截布的袖口。

多年後林織月才知道，那一日她救下的不是尋常山獸，而是眠龍山神座下的靈鹿。十八歲那年，大伯母吳氏收了聘禮，把她嫁給同村的陳福生。

陳福生生得一張討喜的臉，嘴甜，愛笑，見了人便喊孀娘伯母，連挑水都能挑出幾分殷勤，林織月以為他願意對自己好便是好歸宿。她出嫁那日母親留下的舊織機被抬進陳家，苧麻田也被寫入陪嫁，吳氏站在門邊抹淚，旁人都稱她是有情有義的伯母。

林織月坐在花轎裡，手裡緊緊握著一枚銀簪，那是母親唯一留給她的一件像樣首飾。

婚後不到一年，陳福生便露了本性。他好賭，嘴上說只是小玩，每每輸了便回來翻她的錢匣；他懶，田不肯下，布不肯幫去賣，卻嫌她賺得少；他母親更是日夜催逼，要她再多織幾匹布好替兒子還債。

她的手越來越粗，背越來越彎，天未亮便起來漚麻、捶麻，白日下田，夜裡坐在織機前，腳踩踏板，手推梭子，織機吱呀吱呀響到三更。她以為只要多忍一些，日子總會過去，可有些苦不是過日子，是把人一寸一寸磨成灰。

她曾有過一個孩子。

那孩子出生在冬雨裡，瘦小得像一團熱不起來的棉絮，一日她抱著高燒的孩子求陳福生去請郎中，陳福生卻因賭債躲了三日，等他回來孩子已經哭不出聲。

那夜雨很大，阿猴溪水漲了。

有人冒雨送來一包藥，放在陳家門外，敲了門便走，應門的她追出去只看見雨幕裡一道高瘦背影，穿著屯田軍的深色短褂，腰間佩刀。

後來她才知道，那人是沈長風。

阿猴溪口一帶的軍屯隊正，性子冷，話少，聽說他的父兄皆死於戰事，村裡婦人背後說他像把不出鞘的刀，看著便發寒，可他卻在她最狼狽的那些年裡替她擋過好幾次災。

陳福生欠賭債地痞上門砸屋，是沈長風路過，冷著臉把人拖到巷外；她半夜背布去趕早市被醉漢跟上，是沈長風讓巡屯的下屬把人拎走；她的苧麻田被人偷割，是沈長風查出偷麻的人，又讓軍屯那邊補了一批麻種給她。

她三十歲那年，陳福生賭光了家中最後一點銀錢，擅自把她的織機賣給安平商人，她追到巷口，跪在泥地裡求他把織機留下，那是她母親的遺物，是她唯一能靠自己活下去的根，可陳福生只是甩開她，罵她晦氣，說一架破木頭還不如換二兩銀子痛快。

那一日後她病倒了。

病來得很快，像多年積下的寒苦終於找到出口，從骨縫裡一起湧上來。陳家母子嫌棄她，便把她搬到後頭破屋，日日只給半碗稀粥。

她死的那一夜眠龍山又起了霧。

冬雨從破屋屋頂滲下來，一滴一滴落在她枕邊。她躺在竹榻上，瘦得只剩一把骨頭，指節變形，掌心滿是裂口，聽著屋外傳來陳福生與他母親壓低的說話聲。

「她還沒斷氣？」

「快了，等她死了後頭那塊田也能想法子賣了。」

「可惜了，那女人倒是真能織布。」

陳福生笑了一聲，語氣裡沒有半分愧意，「能織布有什麼用？病成這樣，還不是拖累。」

林織月閉著眼，連恨人的力氣都快沒有了。

她忽然想起少女時在山溪邊救過的那頭白鹿，想起那個總在她最狼狽時出現、卻從不向她討一句謝的沈長風。

沈長風死了。

聽說他被調往北路撫番，因為部落衝突，為護一隊糧車斷後而身中數箭，最後屍骨都沒能完整帶回來。

那群人中有人嘆他命硬一世，偏偏死得早；有人說，他其實對她有意，只是吳氏早就作主讓她嫁了陳家。

林織月聽見那些話時心口像被什麼生生撕開。

原來這一生曾有人那樣沉默地待她好，可她從未回頭看清。

雨聲越來越密。

林織月喉間湧上一股腥甜，眼前開始發黑。她想，若能重來一次，她不信吳氏，不嫁陳福生，不把自己的命交到任何人手裡。她要守住母親的織機，要把芋麻田種好，要好好問一問沈長風，前世那些雨夜裡他究竟為何總是來，又為何總是一句話也不說便走。

可世上哪有重來？

她苦笑了一下，淚從眼角滑進鬢邊。

就在這時，屋外的雨聲忽然停了，整個天地像被誰按住了呼吸，連陳家人的聲音也遠得像隔了一條溪。

林織月費力睜開眼。

破屋門口不知何時站著一個人。

那人一身青灰長袍，白髮垂肩，眉眼看不出年歲，既像山中老人，又像凡間青年，他身側立著一頭白鹿，雪白皮毛不沾半點雨水，後腿上有一道很淡很淡的舊痕。

林織月怔怔看著牠。

她認得那道傷。

白鹿走到榻前，低下頭，用溫熱的鼻息輕輕碰了碰她枯瘦的手指。

林織月張了張口，發不出聲。

白髮男子看著她，眼神沉靜得像眠龍山深處的潭水。緩聲道：「林織月，妳昔年救吾座下白鹿一命未求回報，如今牠求我還妳一世因果。」

林織月眼眶微顫。

男子抬手，指間浮出一縷若有若無的紅線，那紅線一端纏在她腕上，另一端卻延伸向極遠處，隱沒在雨夜與山霧之中。

「妳與沈長風本有夫妻緣。」男子淡淡道，「只是人心貪婪，亂世多劫，這條線被人剪斷了。」

沈長風三字落下時，林織月幾乎用盡最後一點力氣抓住被褥。

她想問，他在哪裡？他是不是已下黃泉？她還有沒有機會對他說一句謝？可她喉嚨裡只有血氣，什麼也說不出口。

白髮男子像是看懂她眼中的執念，眉梢微微一動，似有一點無奈。

「世間人總是這樣，活著時嘴硬，死到臨頭才開始捨不得。」他低頭看了一眼白鹿，語氣不重，像含著很淡的笑，「難怪你非要我來。這紅線若不重牽，怕是連鹿都看不下去。」

白鹿輕鳴了一聲。

白髮男子俯身望著她。「我乃眠龍山神，玄岳。我不能替妳殺盡負妳之人，也不能保妳一世無災。命若重來，苦仍會苦，難仍是難，妳若依然畏懼，或貪一時安穩，仍把自己的命交給旁人，那麼再來一次也不過換一種死法。」

林織月眼中淚水湧出。

「如此，妳還要重走一回嗎？」

她望著那縷紅線，望著白鹿，也望著屋外那場像要訴盡她一生委屈的雨。

她沒有聲音，只能極輕極輕地點了一下頭。

她願意。

哪怕仍有苦，仍有難，仍要靠雙手一寸一寸把命掙回來，她也願意。

她要掌控一次自己的命。

她也要親眼再見沈長風一次。

玄岳君看著她許久，終於抬手按在她眉心。

「那便去吧。」

他的聲音穿過雨聲也穿過生死。

「白鹿還妳一命，我還妳一線姻緣。至於能不能把這條線織成一世夫妻，能不能把荒地活成家，要看妳自己。」

下一瞬，白鹿長鳴。

眠龍山霧倒流而下，溪水聲轟然湧入耳中，林織月只覺得身子一輕，像被誰從沉冷的河底拉起。她看見最後待的破屋、陳家的冷眼、被賣掉的織機、夭折的孩子與沈長風染血的背影，一幕幕在眼前碎成白光。

第一章 這婚，我不結

阿猴溪口村

十八歲的林織月瞪著銅鏡裡自己頭上插著的紅簪。

簪頭是廉價銅片打成的花，外頭薄薄上了一層紅漆，遠看喜氣，近看卻能瞧見漆面粗糙的裂紋。

大伯母吳氏站在她身後，一手按著她的頭，一手拿木梳替她攏髮，嘴裡念念有詞，說的全是女人一生最要緊的便是嫁個好人家，說陳家雖不是富戶，卻肯拿三兩銀子下聘，已是看重她這個孤女。

窗外春陽正亮，涼風從溪口吹來帶著水氣與苧麻嫩葉的青味。院外有人說著送聘禮的人已來到門前，遠處雞啼混著幾句婦人說笑，加上看熱鬧的孩子們的歡笑聲，

一切像是充滿美好的希望。

可林織月只覺得冷。

那冷不是因為春晨的涼，而是從骨縫裡醒來的寒。她分明記得自己在陳家後屋等死，屋頂漏雨，竹榻發霉，陳福生與他母親在門外盤算她死後還能賣田；她記得自己的手枯瘦如柴，記得母親留下的織機被人抬走，記得孩子在冬雨裡一點一點沒了聲息，也記得後來她銘刻在心的名字——

沈長風。

她猛地攥緊拳頭，指甲掐進掌心，疼得她眼睫一顫。

疼。

她還活著！

銅鏡裡的女子臉色有些蒼白，眉眼卻還未被歲月磋磨得黯淡。她身上穿著半舊的苧麻布衣，腰間繫著母親生前親手染的青布帶，袖口沒有裂痕，指節沒有變形，掌心也沒有那些永遠洗不乾淨的血與麻屑。

林織月望著鏡中的自己，一時竟連呼吸都忘了。

吳氏皺眉看著她，手裡木梳稍嫌用力地扯過她的髮尾，語氣帶了幾分不耐，「一大早發什麼怔？外頭陳家人要到了，今天可是妳的大日子，聘禮進了門這婚事便算定了。」

林織月緩緩抬眼，視線落在吳氏按著她頭側的手上。

那隻手肉厚，指節上戴著一枚銀戒，是吳氏拿她母親的銀簪去融了換來的。她曾經以為吳氏替她張羅婚事是為她好，後來才知道，陳家給了吳氏好處，也早看中她那一畝苧麻田與母親留下的舊織機。

她嫁過去時以為自己有了歸宿，實則是把自己送進了別人的錢袋裡。

窗外忽然掠過一陣風。

那風來得奇異，明明是春日清晨，卻帶著山霧深處才有的濕冷。桌上紅紙微微翻起，銅鏡裡的光晃了一下，林織月看見鏡中自己左腕上浮出一縷極淡的紅線，細得像織布時從梭子裡抽出的絲，若有若無，正繞著她的腕骨輕輕收緊。

她心口一震，下一瞬，紅線又不見了。

屋外山林方向隱約傳來一聲鹿鳴，聲音極輕，像從眠龍山深處傳來，穿過樟樹、溪水、春霧落在她耳邊。

林織月眼眶忽然熱了。

不是夢。

那位山神真的還了她一世因緣。

吳氏沒聽見鹿鳴，心裡暗喜的她只想一切盡快結束，嘴裡催道：「好了好了，陳家人應該在外頭等著呢，人家肯娶妳是妳的福氣。妳爹娘早都不在了，我這個大伯母自然也是為妳好的。」

林織月忽然一笑，眼底的冷意嚇得吳氏手一抖。

「妳做什麼？」

林織月一把抽起了頭上的紅簪站起來，手指用力到指節泛白，像一把握住前世所

有錯信、忍讓與後悔。

她看向吳氏，聲音不高，卻清清楚楚。

「這婚，我不結。」

吳氏先是一愣，接著臉色驟變，像聽見什麼荒唐話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林織月沒有再答，只快步推門走了出去。

春光一下子落在她臉上。

院子裡站滿了人，陳家抬來兩只木箱，一箱裝著布匹、紅紙包的銅錢與幾塊糕餅，另一箱放著兩罈酒，說是聘禮，其實寒酸得可笑。前世她竟因這兩箱東西慶幸自己終於有人願意要。

一身漿洗過的藍布短衫的陳福生站在院門邊，頭髮抹得整齊，見她出來立刻露出溫和笑意。

他確實有張討喜的臉，眉眼生得乾淨，笑起來像個知禮的好人，可林織月看著他，只想起他賭輸後翻她錢匣的貪婪臉色，想起他無視孩子發燒時的哭聲，為了躲賭坊的人三日不見人影。

陳福生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，揚起嘴角笑道：「織月，今日可是好日子，妳怎麼……」話未說完，林織月走到聘禮箱前抬手便將紅簪扔了進去。

紅簪撞上箱裡的銅錢，發出清脆一聲響。

滿院頓時安靜下來。

林織月抬眼看向陳福生，一字一句道：「陳家的聘禮我不收。這婚，我不結。」

下一刻，四周轟然炸開。

「這孩子瘋了吧？」

「聘禮都進門了，哪有這時候說不嫁的？」

「她一個孤女不嫁陳家，以後靠什麼過日子？」

吳氏從屋裡追出來，臉色鐵青，一把抓住林織月的手臂，壓低聲音怒道：「妳是撞昏頭了？這種話也敢說！快向陳家賠不是，說妳方才只是胡說。」

林織月低頭看著被抓住的手臂，前世被人拖拽、推搡、按在織機前拚命織布的記憶翻湧上來，她閉了閉眼，再睜開時眼神冷了下去。

「大伯母。」她語氣很平靜，「婚書未立，聘禮未收，我為何不能不嫁？」

吳氏被她問得一噎，隨即惱羞成怒，「妳父母不在，婚事自然由家裡長輩作主，妳一個姑娘家懂什麼？再說陳家願意娶妳，是妳上輩子修來的福分！」

林織月輕輕笑了一聲，那笑卻比哭還刺人。

「上輩子修來的福分？」她看向陳福生，眼底沒有半分少女羞怯，只有一片冷清，「那這福分我讓給別人。」

陳福生臉上的笑終於掛不住了。

他母親陳婆子先變了臉，拍著聘禮箱尖聲道：「妳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們陳家好心好意來下聘，妳當眾羞辱我們？妳也不瞧瞧自己是什麼身分，父母雙亡，一個孤女，若不是福生心善，誰敢娶妳？」

林織月望著她，前世這婦人也是這樣，總把「我們陳家收留妳」掛在嘴邊，日日

催她織布幫忙還債，連她坐月子時都不放過。

她忽然覺得前世的自己真傻。

這些人的嘴臉分明一開始就表現得清清楚楚，是她太怕無依無靠，才把惡意當成了歸宿。

她將袖口從吳氏手裡抽回來，轉身看向院外看熱鬧的村人。

阿猴溪口村不大，誰家雞少了一隻半日內都能傳遍全村，更別說退婚這種事。這不村長也被驚動，拄著竹杖匆匆趕來，身後跟著幾名族中長輩。

村長皺著眉，先看了一眼吳氏又看向林織月，語氣帶著勸誡，「織月，婚姻不是兒戲，妳大伯母替妳張羅也是不忍妳一個人孤苦。今日陳家聘禮已到門前，妳這樣鬧往後名聲可就不好聽了。」

林織月心裡忽然浮出一點荒涼的笑意。

前世她就是太在意名聲，太怕別人說她不知好歹，才一步步把自己逼進死路。可她死時那些名聲沒有替她遮雨，沒有替她留住孩子，更沒有替她守住織機。

她抬手理了理被風吹亂的鬢髮，聲音不疾不徐，「村長伯，我父母雖不在，可我不是死人，我的婚事總該問過我自己。」

村長一時語塞。

吳氏急得臉都紅了，忙道：「她小孩子家不懂事，諸位別聽她胡說。我收了……我替她看過陳家，福生是個老實孩子，這婚事哪裡不好？」

林織月敏銳地捕捉到那個差點脫口而出的「收」字。

她轉頭看向吳氏，「大伯母原本想說妳收了什麼？」

吳氏臉色一僵。

院中幾個婦人互看一眼，眼神有了變化。

吳氏心虛，聲音便更尖銳，「妳少在這裡含血噴人！我辛苦替妳張羅婚事，妳倒反過來汗馱長輩？早知道妳這樣沒良心，我就該讓妳餓死在那間破屋裡！」

「那間屋是我爹娘留下的。」林織月冷淡道，「苧麻田也是我娘留下的，舊織機更是我娘留給我的，大伯母從未養過我一日，這些年我替家中織布抵糧，帳本都在屋裡，要不要現在拿出來算？」

吳氏沒想到她竟敢當眾翻帳，頓時慌了神。

陳福生見情勢不對，忙上前一步，放軟聲音道：「織月，妳別生氣。是不是我哪裡做得不好？妳說，我改便是。今日這麼多人在，妳若退婚，往後對妳名聲不好，我是為妳想。」

這句「為妳想」林織月前世聽了太多次了。

為妳想，所以妳要忍。

為妳想，所以妳要嫁。

為妳想的我們好，所以妳的田、妳的織機、妳的手藝都該拿出來。

她看著陳福生伸過來的手，身體比思緒更快的往後退了一步。

陳福生的手僵在半空中，眼底掠過一絲惱意，卻仍壓著脾氣笑道：「織月，別鬧了。」

說著，他竟想來拉她。

就在他手快碰到林織月手腕時，院門外忽然傳來一聲馬嘶。

那聲馬嘶像一把刀劈開滿院雜聲，眾人下意識回頭，只見幾名軍士停在院外，他們身上穿著深色短褐，腰束布帶，腿上綁著行路用的布條，草鞋沾著溪邊濕泥。為首之人身量高而挺，肩上背弓，腰間佩刀，眉眼冷峻，像山雨前壓低的雲。

林織月呼吸猛地一滯。

沈長風。

他還活著！

不是前世村人嘴裡那句「死在北路了」，不是雨夜裡模糊的背影，不是她後來才明白卻再也追不上的遺憾。

他就站在春光裡。

沈長風眉骨旁有一道舊傷痕，手按在刀鞘上，目光掃過院中眾人，最後落在陳福生伸出的手上。

那目光太冷，陳福生手指一縮。

趙定山跟在沈長風身後，見院裡這陣仗，挑了挑眉，低聲嘀咕，「頭兒，咱們今日是巡水圳，怎麼巡到人家退婚的場子了？」

沈長風沒有理他。

他翻身下馬，動作俐落，鞋底踩上泥地時沒有半點聲響，他走進院中，眾人自動讓出一條路。軍屯是負責管理所有事務的官員，對一般平頭百姓是極有威信力的存在，更別說沈長風氣質本就冷硬，平日巡山查匪少有人敢當面與他頂撞。

吳氏勉強擠出笑，忙道：「沈隊正，這是我們林家的家事，不勞軍爺費心。」

沈長風看也沒看她一眼，只垂眸看向林織月。

林織月被他這一眼看得心頭髮酸，幾乎要落下淚來，她強行把眼淚逼回去，指尖卻微微發顫。

沈長風察覺了。

他眉心幾不可見地皺了一下，視線從她泛白的指節移到她臉上，聲音低而冷的問：「有人逼妳？」

只四個字，院中又靜了一瞬。

陳福生臉色難看，忙道：「沈軍爺誤會了，我與織月本就有婚約，今日是……」

「婚書呢？」沈長風冷淡打斷。

陳福生噎住。

吳氏急道：「婚書今日便要立，聘禮都到了，這還能有假？」

沈長風轉頭看她，眼神冷得吳氏聲音一顫。

「東西抬到門前，不等於她收了。」他語氣平穩，卻像刀背壓在人心口，「人未點頭便不算婚。」

林織月怔怔看著他。

前世他總是沉默，替她做了那麼多事從未邀功。她以為他冷淡，以為他不在意世間閒事，原來他並不是不懂說話，只是不把話浪費在無用之處。

陳福生被當眾下了面子，臉上青白交錯，忍不住道：「沈軍爺這話說得輕巧。女子婚事本就由長輩作主，她一個姑娘家鬧脾氣，難道也能當真？」

沈長風眼神一沉。

他沒有拔刀，只將刀鞘往前一橫，正好擋在陳福生與林織月之間，動作不大，卻讓人心頭一寒。

「她說不嫁便當真。」

院中有婦人倒吸一口氣。

趙定山在後頭摸摸鼻子，低聲道：「完了，頭兒這話說得像搶親。」

沈長風側眸掃他一眼。

趙定山馬上閉嘴，裝作很認真地看天。

林織月本來滿心酸楚被這一句弄得差點笑出來，前世那些壓在胸口的沉重記憶，在這一刻稍微鬆了一些。她知道，沈長風的出現不是替她決定命運的，他是替她擋住那些要伸過來的手，讓她能把自己的話說完。

她深吸一口氣，往前走了一步，站到沈長風身旁而不是躲在他身後。

沈長風眼角餘光看見她的動作，眸色微微一動。

林織月看向村長，也看向院中所有人，聲音清脆的說：「今日大家都在我便說清楚。陳家聘禮，我不收；婚書，我不簽。往後若有人以此事汙我名聲，我便請村長與諸位軍士作證，是陳家下聘未成，不是我收聘悔婚。」

村長皺眉，覺得事情鬧大了也不好看，只能咳了一聲，「織月，妳想清楚了？這話一出口可不能反悔。」

「想清楚了，我寧可自己種田織布，也不嫁陳福生。」

陳福生臉色徹底變了，他終於裝不下去，冷笑一聲，「好，好得很。林織月，妳以為妳有一架破織機、一塊苧麻田就能過日子？妳今日這般羞辱我陳家，我看往後這阿猴還有哪戶人家敢要妳？」

林織月看著他，前世對他的恐懼、怨恨與不甘忽然變得微不足道。她想，這種人最可悲之處，便是永遠以為女人活著只為了被誰「要」。

她淡淡道：「那正好，我本來也沒打算求誰要。」

陳福生被堵得說不出話。

吳氏氣急敗壞，衝上前就想打她，「妳這個不知感恩的東西，家裡的臉都被妳丟盡了！」

沈長風眼神一冷，腳步剛動，林織月已先一步握住吳氏揮來的手腕。

吳氏一愣，她沒想到平日低聲下氣的侄女手勁竟這麼大。

林織月看著她，語氣很輕，「大伯母，我敬妳是長輩才叫妳一聲，但妳若再動手，我便把這些年妳讓我織布抵糧、私下收陳家好處的事，一件一件說給大家聽。」

吳氏臉上的血色霎時退了。

院中議論聲再起，這一次卻不是衝著林織月去。

「收好處？」

「我就說陳家怎麼這麼急著下聘。」

「這吳氏平日就愛占便宜，這事還真不好說。」

吳氏氣得嘴唇發抖，卻不敢再打，她怕的不是林織月反抗，而是林織月真的拿出帳本。

這些年她仗著林織月父母雙亡，明裡暗裡拿了她的不少東西，若全攤開來，族中長輩也未必能替她說話。

村長臉色也不大好看。他原本只想息事寧人，可眼下牽扯到收受好處與逼婚，軍士又在旁邊站著，若再偏幫吳氏，往後他的麻煩可能就大了。

他沉著臉道：「既然婚書未立，聘禮未收，這婚事便作罷。陳家把聘禮抬回去，林家這邊……吳氏，妳也少說兩句。」

陳婆子不甘心，尖聲道：「村長，這就算了？那我們陳家的臉面往哪擺？」

村長被她吵得頭疼，不耐煩道：「你們聘禮箱還在自家手裡，人家姑娘也沒收妳東西，還想如何？難不成真把人綁回去？」

陳婆子被堵了一嘴，狠狠瞪了林織月一眼，罵了一句「晦氣」後轉身去催人抬箱。

陳福生站在原地，臉色陰沉，他看著林織月，又看一眼沈長風，忽然笑了一下。那笑不見方才的溫和，反而帶著一點陰毒。

「林織月，妳今日靠軍爺撐腰自然硬氣。」他壓低聲音道，「可人家軍爺能護妳一時，能護妳一世嗎？」

沈長風眼神驟冷。

林織月卻先開了口。她看著陳福生，唇角微微揚起，眼底卻沒有笑意，「你錯了，我今日靠的不是誰撐腰，是我自己不想嫁。」

陳福生僵住表情。

林織月往前一步，用只有他與近旁幾人能聽清的聲音道：「陳福生，往後離我的屋子、我的田、我的織機遠一點。你若再來，我會讓你後悔一輩子！」

陳福生被她的眼神看得背脊發涼，那不像十八歲姑娘會有的眼神，倒像從地獄裡走過一遭，連他的下場都看透了。

他心中莫名一慌，終於甩袖離去。

院裡人漸漸散了。

吳氏臉色陰沉，一扭身回了自家的屋子。

村長與族中長輩低聲商量幾句，最後只交代林織月最近少出門，免得閒話更難聽便離去。

林織月應了，卻沒有把那句「少出門」放在心上。

她重活一回，不是為了把自己關在屋裡，等別人決定她能不能見光。

春陽照在泥地上，被兩只木箱壓出的深印還留著，像方才那場鬧劇留下的疤。沈長風站在龍眼樹影下，目光落在林織月身上。

她沒有哭，也沒有在眾人散去後露出得勝的喜色。

她只是站在那裡，指節仍因握緊有些發白，肩背挺得很直，像一根在風雨裡自己

撐住的竹。

沈長風忽然想起月前巡水圳時見過她。

那日阿猴溪口村外的水圳剛新修過一段，田埂邊的泥還濕著。趙定山帶人在下游看木椿，他獨自往西側巡了一圈，經過一小片芋麻田時，聽見田邊有泥水被木鍬拍實的聲音。

那聲音不重，一下一下。

他停在水圳另一側，看見一個姑娘蹲在田埂旁，她穿著半舊芋麻布衣，袖口捲到手肘，髮上沒有花，只用一條青布巾攏住。田埂西側被前一夜雨水沖得鬆了，她便一鍬一鍬把濕泥填回去，再用掌心壓實，泥水沾滿她裙襬，麻繩把她手指勒出紅痕，她卻像沒有感覺。

旁邊有兩名挑菜回村的婦人停下來看她。

「織月啊，妳還補什麼田埂？」其中一人笑道，「再過幾日便要嫁去陳家了，這田往後也未必歸妳管。」

另一人接話，「陳家雖算不上富有，總歸有人要。妳一個孤女能嫁人已是上輩子的福報，還守著這一畝田做什麼？」

那姑娘手上的木鍬停了一瞬。

沈長風手上一扯馬韁準備離去。他聽過太多這樣的話，村中婦人閒時的一句兩句就像溪邊細沙未必存心殺人，卻能慢慢磨破人的皮肉。

可林織月沒有出聲回話。

她只是低頭把一塊鬆泥重新按緊，聲音很低的說了一句，低得若不是沈長風耳力好，幾乎聽不清。

「這田若守不住，嫁人一樣找不到歸屬。」

沈長風眉一挑。

那兩名婦人當她害羞繼續笑她傻，說完姑娘家的婚事自有長輩安排那一套便分頭回家了。

林織月沒再說話，只把田埂最後一段補牢，又把水溝裡卡住的枯葉撈出來。

她做得很慢也很仔細，像明知自己留不住什麼，仍要把眼前能守的先守住。

趙定山一行從下游回來，順著他的目光看了一眼，隨口問：「頭兒，看什麼？」

沈長風收回視線道：「西側田埂低，若再下雨怕水會倒灌。」

趙定山不疑有他立刻往手邊的冊子上記，「我就說這村子水路麻煩，連田埂都像會告狀。」

沈長風沒有再看向林織月。

可那句「田若守不住，嫁人一樣找不到歸屬」卻像一根細細麻線自此掛在他心頭。

直到今日他看見她當眾把紅簪扔回聘禮箱，看見她站在滿院閒言碎語裡，一字一句說不嫁，看見陳福生伸手想拉她時，她眼中那一瞬壓不住的厭惡與警惕，沈長風才明白，那日田埂旁的話並不是一個姑娘的一時倔強。

她是真的不想讓自己的命掌控在旁人手裡。

所以他問：「有人逼妳？」

所以他擋在陳福生面前。

所以他說，她說不嫁，便當真。

趙定山牽著馬站在院門邊，見沈長風久久不動，忍不住壓低聲音道：「頭兒，人都走了。再站下去，村裡明日就該傳你不是巡水圳，是巡到人家心口去了。」

沈長風冷冷看他一眼。

趙定山立刻抬頭看天，假裝什麼也沒說。

沈長風轉身前又看了林織月一眼。

她正低頭把袖口重新理好，像要將方才被吳氏抓皺的地方一寸寸撫平。陽光落在她肩上，舊屋、泥地、苧麻葉與她單薄的身影，都被照得很清楚。

沈長風忽然覺得，她像溪邊苧麻。

看著細，風吹便晃，可根扎得深。

他不知道這算不算動心，只是從那一日起，巡水圳經過阿猴溪口村時他總會多看一眼那片苧麻田。

林織月終於鼓起勇氣看著他。

前世那些遲來的明白堵在喉間，她想問他為何冒雨送藥，想問他為何替她還債，想問他死在北路時痛不痛，有沒有後悔過一生都沒有為自己留下什麼。

可她不能問。

她直直看著他彎下腰，「今日多謝沈隊正。」

沈長風眉心微不可察地皺了皺，像是不習慣她這樣鄭重。他看向她手腕，那裡方才被吳氏抓出一道淡淡紅痕。

「疼嗎？」他問。

林織月一愣，鼻尖忽然發酸。

前世她受過太多傷，卻很少有人問她疼不疼。

她把手往袖中縮了縮，故作平靜道：「不疼。」

沈長風顯然不信，卻沒有拆穿，只從懷裡取出一小包藥草遞給她。那藥草用粗布包著，綁得很整齊，帶著淡淡苦味。

「揉開敷上。」他語氣依舊冷淡，「這幾日別沾溪水。」

林織月接過藥包，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手。

那一瞬間，她左腕忽然微微一熱。

林織月低頭，看見那縷只有她能看見的紅線再次浮現。紅線從她腕間延伸，輕輕纏過沈長風遞藥的手指，又在春光中隱去。

她心口重重一跳。

沈長風似乎也察覺到什麼，目光落在兩人相觸的指尖，停了短短一瞬。

風從眠龍山方向吹來，院角曬著的苧麻葉沙沙作響，龍眼樹影晃動間，林織月彷彿聽見遠處山廟有鐘聲響了一下。

很輕。

卻真實。

趙定山在院門邊牽著馬，忍了又忍，終於忍不住咳了一聲，「頭兒，水圳還巡不

巡？再不走，村口那段木橋怕是要被牛車壓塌了。」

沈長風收回手，神色恢復如常。

「走。」他道。

他轉身前，又看了林織月一眼，語氣放低了些，「這幾日若有人來鬧，去軍屯找趙定山。」

趙定山指了指自己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「林姑娘，就找我趙定山。雖然我打不過我們頭兒，但嚇嚇陳福生那種人還夠用。」

林織月忍不住彎了彎唇，「多謝趙大哥。」

趙定山受寵若驚地摸摸鼻子，低聲對沈長風道：「頭兒，林姑娘比你有禮貌多了。」

沈長風冷冷越過他翻身上馬。

趙定山立刻跟上，動作快得像怕被踹。

軍士離去後，院子安靜下來。方才那場喧鬧像潮水退去，只剩滿地被踩亂的泥痕。

林織月站在原地，慢慢吐出一口氣。

她知道，今日只是開始。

退婚不是結束，而是她把前世那條死路斬斷的第一刀。接下來還有吳氏、陳福生，還有村人的閒言碎語，但她也還擁有一間小屋、一架舊織機、一塊尚未翻好的苧麻田。

所以她不怕了。

她回身走進屋裡，推開東側小間的木門。

那架舊織機安靜地立在窗下，木架被歲月磨得發亮，踏板邊緣有母親當年留下的修補痕跡，陽光從破窗紙透進來落在梭子上，像落著一層很薄很薄的金。

林織月走過去，伸手輕輕摸上木架。

前世它被陳福生賣掉時，她跪在泥地裡哭得幾乎斷氣，如今它還在，完完整整地在她面前。

她低聲道：「娘，我回來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窗外忽然飄進一片白色絨毛。

那絨毛輕得像霧落在織機上，卻沒有被風吹走。林織月怔了怔，伸手去碰，指尖觸到那片絨毛時，眼前忽然閃過一瞬畫面。

眠龍山霧深處，白鹿立在古廟前，鹿角間懸著淡淡月光。白髮山神坐在廟階上，手裡捏著一縷紅線，神情有些懶散，又有些看熱鬧似的無奈。

「第一條線算是牽上了。」玄岳君低頭看著白鹿，淡淡道，「但那小姑娘脾氣比前世硬多了，往後怕是不太好哄。」

白鹿輕鳴了一聲。

玄岳君笑了笑，指尖一彈，手中紅線便穿過山霧落向阿猴溪口村。

「也罷，人若不硬一些，怎麼在這片土地上生根。」

畫面倏然散去。

林織月猛地回神，掌心握著那片白色絨毛。她低頭看著它，心中震動未平，屋外卻已傳來吳氏壓著怒氣的聲音。

「林織月，妳給我出來！」

## 第二章 舊織機不讓人

林織月握緊白鹿絨毛，眼神一點一點沉定下來。

她把絨毛收進貼身荷包，轉身走向門口。日光落在她肩上，舊織機在她身後靜默而立，像一位守了她兩世的親人。

門外，吳氏滿臉怒色，身後還站著兩名族中婦人。

她指著東側小間，冷笑道：「既然妳不嫁陳家，往後就別想再靠族裡。那架織機是林家的東西，妳一個姑娘，留著也沒用，今日我便先替妳收起來。」

林織月停在門邊。

春風掀起她的衣角，也吹動遠處芋麻田裡新生的嫩葉。她聽見眠龍山方向又傳來一聲極輕的鹿鳴，像提醒，也像祝福。

她抬起眼，看向吳氏，聲音清亮而冷靜。

「誰敢碰我的織機，先從我手上踩過去！」

吳氏的臉色，在林織月那句話落下後，難看得像剛被人當眾掀了鍋蓋。

院子裡的風靜了一瞬，連龍眼樹上的葉子都像不敢再響。

那兩名被吳氏叫來壯聲勢的族中婦人原本還抱著看熱鬧的心思，在聽見林織月說「誰敢碰我的織機，先從我手上踩過去」時，也不由得互看了一眼。

這還是從前那個低頭說話、被吳氏罵兩句便紅著眼眶忍下去的林織月嗎？

吳氏先回過神，尖聲道：「妳這是什麼話？那織機擺在林家的屋裡，自然是林家的東西。妳一個未嫁姑娘，今日又當眾退了陳家的婚，往後誰知道還要鬧出什麼事來？我替族裡收著，是怕妳把東西敗壞了！」

林織月站在門邊，手指輕輕扣著門框。

門框老舊，木刺扎進她指腹，有些疼。這疼讓她心裡更清醒。

前世她就是在這些話裡一步一步退讓。吳氏說替她收著，她便把母親留下的布匣交了出去；陳福生說替她賣布，她便把辛苦織好的布交了出去；婆母說替她管錢，她便把一文一釐都交了出去。

最後她才明白，凡是伸手替妳「收著」的人，未必想護妳，多半是想讓妳再也拿不回來。

她抬眼看向吳氏，語氣不疾不徐，「這架織機是我娘嫁來林家時帶的嫁妝，不是族產，大伯母若說它是林家的，請拿出字據來。」

吳氏噎了一下。

她哪有什麼字據？林織月的母親當年手藝好，嫁進林家時帶了織機、布匣與一小塊芋麻田，村裡不少老人都知道。只是林織月父母早亡，她年紀小，吳氏平日又擺出一副長輩作主的姿態，久而久之，旁人便也懶得細分哪些是她母親留下的，哪些是林家族裡的。

吳氏眼珠一轉，立刻拔高聲音道：「妳少拿妳娘壓我！妳娘嫁進林家，她的東西自然也歸林家。妳吃林家的米，住林家的屋，還敢跟我分這麼清？」

林織月聞言忽然笑了。

她這一笑，把吳氏笑得心頭一毛。

「大伯母說得正好。」林織月轉身走進屋中，再出來時，手裡多了一本舊帳冊。那帳冊紙頁泛黃，邊角被潮氣侵得微捲，是她前世嫁入陳家前，母親留下的舊物中最不起眼的一本。

前世她不懂帳，後來被陳家逼著織布還債，才慢慢學會算銀錢，學會看誰在帳上動手腳。

如今再翻看這本舊帳，她才發現母親早替她留了退路，只是前世的她太怯弱，也太信任所謂親族，根本沒想過要拿出來護自己。

她翻開帳冊，指尖停在其中一頁，聲音清楚道：「我娘過世後，大伯母說我年紀小，族裡不能白養我，讓我每月替大房織三匹粗布抵米糧。第一年十一月，我織了二十七匹；第二年春夏，織了四十一匹；去年颱風後，大伯母又拿走我曬好的麻線十二捆，說是替家裡補屋頂。這些，帳上都有。」

院子裡靜得出奇。

那兩名族婦原本還想幫吳氏說話，聽到這裡，嘴巴慢慢閉上了。二十七匹、四十一匹，這可不是小數目，若都折成米糧，林織月這幾年不但沒有白吃家裡，恐怕還被大房占了不少便宜。

吳氏臉色青一陣白一陣，伸手便想搶帳冊。「妳這是胡寫！拿來給我看！」

林織月往後退半步，避開她的手。

就在這時，院門外傳來一聲蒼老卻有力的咳嗽。

「吳氏，妳要看什麼，不如也給我這把老骨頭看一眼？」

眾人回頭，只見林阿婆拄著竹杖站在院門口。她年紀已高，背有些駝，頭上包著深藍色布巾，身上穿一件補了又補的苧麻布衫，眼神卻亮得很，像山溪裡磨久了的石頭，老歸老，硬也是真硬。

吳氏一見她，臉色更難看了些。

林阿婆是村裡少數還記得林織月母親當年如何嫁進來的人。她嘴巴不饒人，輩分又高，平日連村長都要讓她三分，吳氏最怕她這張嘴，罵起人來不帶髒字，卻能罵得人三日吃不下飯。

「阿婆，這是我們自家的事。」吳氏硬著頭皮道。

林阿婆慢慢走進院子，竹杖在泥地上一下一下點著。她先看了林織月一眼，見她雖臉色發白，背脊卻挺得直，眼底浮出一點不易察覺的欣慰。

「自家的事？」林阿婆冷笑，「妳說得倒好聽，她娘當年嫁來時，那架織機是我親眼看著抬進門的。妳那時還嫌木頭沉，說女人嫁人帶這種大傢伙累贅，如今倒想起它是林家的了？」

那兩名族婦忍不住低頭偷笑。

吳氏被說得臉上一陣火辣辣的，惱羞成怒道：「阿婆，話不能這樣說。織月今日退婚，壞了名聲，以後還不知道會怎樣。我替她收著，是怕她年紀小不懂事……」

「她年紀小？」林阿婆打斷她，聲音不大，卻壓得住場，「她年紀小的時候，妳怎麼不怕她日夜織布傷眼？她一個人挑麻去溪邊漚的時候，妳怎麼不怕她跌進水

裡？現在她說不嫁陳家，妳倒忽然想起來她小了？」

吳氏被說得一張臉漲成豬肝色。

林織月握著帳冊，心口微微發熱。前世林阿婆也曾勸過她，不要把自己全部交給陳家，可那時的她只覺得老人家說話難聽，聽不進去。如今再聽，才知道那些難聽話裡藏著多少真心。

她低聲道：「阿婆。」

林阿婆瞥她一眼，哼了一聲，「哭什麼哭？眼淚留著洗麻都嫌淡。妳娘留下的東西妳自己守，守不住，就別怪人家伸手拿。」

這話不算溫柔，卻像一把乾柴，正好添進林織月快要熄過一次的心火裡。

她點頭道：「我守得住。」

吳氏見林阿婆插手，知道今日搶織機是不成了，可她哪肯就這樣罷休。

她眼神一沉，忽然指著院旁那間小屋道：「好，織機妳要留便留。可這屋子是林家的，妳今日退了婚，又不肯聽長輩安排，往後家裡不養妳，妳要住也成，每月交米糧，交不出就搬出去。」

這話一出，院中又是一靜。

吳氏嘴角露出一點得意。她知道林織月手裡沒有多少銀錢，屋子破、田也小，若斷了米糧，她撐不了多久，等她餓怕了，自然會回頭求大房。到時候，別說織機，連那畝苧麻田也得乖乖交出來。

林織月卻沒有露出她期待中的慌張神情。

她只是低頭看了一眼手中的帳冊，慢慢道：「可以。」

吳氏一怔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，可以。」林織月抬眼，「從今日起，我不吃家裡一粒米，也不拿大房一捆柴。屋子是我爹娘留下的舊屋，我繼續住；苧麻田是我娘嫁妝，我繼續種；織機是我娘留給我的，我繼續用。若要收房租，也請村長、阿婆與族老在場，照村中規矩立字據，該多少寫多少，別今日一斗米，明日三斗米，全憑大伯母說了算。」

林阿婆差點笑出聲，竹杖往地上一點道：「這話還像個人說的。」

吳氏氣得胸口起伏。

她原想拿屋子逼林織月低頭，沒想到反被她要求立字據，若真白紙黑字寫下來，她往後再想隨意加收米糧就難了。

林織月看著她，語氣甚至帶了一點淡淡的和氣，「大伯母既然事事為我好，想必不怕立字據。」

兩名族婦低頭忍笑，忍得肩膀直抖。

吳氏被逼得無路可退，只能咬牙道：「好，立就立！妳別後悔！」

她拂袖離去，腳步重得像要把院子踩出坑來。

兩名族婦忙跟上去，走到院門口時，其中一人回頭看了林織月一眼，神情已與方才不同，不再只有看熱鬧，倒像多了點說不清的佩服。

院子終於安靜下來。

林織月緊繃的肩膀慢慢鬆開，才發現自己掌心全是汗。她不是不怕，只是怕也得

立住，前世她已經跪過太多次，這一世，她不想再跪了。

林阿婆走到她面前，伸手戳了戳她額頭，力道不重，嘴上卻兇她，「今日倒是長出骨頭了。早這樣，哪還輪得到陳家那小子進門晃？」

林織月被戳得往後仰了一下，忽然有些想笑。

她低聲道：「以前是我糊塗。」

「知道糊塗就好。」林阿婆往屋裡看了一眼，目光停在那架舊織機上，神情緩了些，「妳娘當年靠著這架織機養活過半個家。她手巧，織出的苧麻布又細又韌，連安平那邊的商人都想收。可惜啊，人走得早。」

林織月眼睫顫了顫。

母親在她記憶裡總是模糊的。她記得母親坐在織機前，腳踩踏板，手推木梭，窗外溪風一吹，滿屋都是苧麻與草木染的氣味。她那時太小，只覺得織機聲吵，常趴在母親膝上睡著，如今想來，那聲音分明是她此生最早聽見的安穩。

林阿婆忽然壓低聲音道：「妳娘臨走前有沒有交代妳什麼？」

林織月搖頭，「那時我年紀小，只記得她要我守好織機。」

林阿婆若有所思地看著那架織機，半晌才道：「妳娘不是只會說這種話的人。她做事細，若真有重要東西，八成藏在妳最不會丟的地方。」

林織月心口一動。

最不會丟的地方？

她下意識走到織機旁，伸手摸過木架。這架織機用了多年，踏板有些鬆，橫木上有一道細細裂痕，是她小時候不小心撞出的。前世她從未仔細看過，只知道日夜坐在它前面織布，直到它被陳福生賣掉，她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。

這時，貼身荷包裡的白鹿絨毛忽然微微發熱。

林織月動作一頓。

屋外春光明亮，屋內卻不知何時漫進一縷極淡的霧，那霧從窗縫滲入，輕得像剛漂洗過的細紗，繞過織機木架，最後停在踏板下方一處不起眼的樺接旁。

林織月屏住呼吸。

林阿婆正低頭看地上的麻線，並未察覺異樣，只有林織月看見，那縷霧在木縫間停了一停，像一根看不見的手指，輕輕點了點那處舊樺。

她伸手摸過去，指尖按到一塊略微鬆動的木片。

喀的一聲，木片竟被推開了，裡頭藏著一小捲油紙，因被木架包住，保存得還算完整。

林織月小心取出，油紙外用褪色的青線纏著，線結打得很細，是母親慣用的手法。

她喉頭忽然一緊。

林阿婆也愣住了，「還真有東西？」

林織月解開青線，慢慢展開油紙。裡面是一張田契、一張嫁妝單，還有幾頁密密麻麻寫著字的織染方子，字跡清秀，末尾有一行熟悉又陌生的小字——

織月若見此物，莫怕。手藝在身，山水在側，人便餓不死。

林織月眼眶一下子紅了，她幾乎能想像母親寫下這句話時的模樣。

那時母親或許已知道自己病重，不能陪女兒長大，便把能留的都藏進了這架織機裡。田契護她一口飯，織染方子護她一門手藝，而那句話，是母親隔著生死留給她的骨氣。

林阿婆沉默許久，才輕聲道：「妳娘啊，果然不傻。」

林織月把田契與嫁妝單收好，又將方子仔細看過一遍，裡頭除了常見的苧麻處理法，還有幾種防潮、防霉的古法，用的是溪邊石灰、樟葉、苦楝與山藤汁。她前世曾在陳家摸索過類似法子，卻總差一點，如今看見母親留下的方子，許多想不通的地方忽然都有了答案。

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富貴。

這是母親留給她的根。

她抬手抹去眼角濕意，將油紙重新包好，放入衣襟內側。

林阿婆看她終於沒有哭得亂七八糟，滿意地點點頭，又從竹籃裡拿出兩個番薯、一小包鹽與一把曬乾的野菜，塞到她手裡。

「拿著。」

林織月忙道：「阿婆，我不能……」

「閉嘴。」林阿婆瞪她，「我這不是白給妳，是借，等妳織了布，拿布來還。別學那些嘴上客氣、肚子餓得咕咕叫的人，蠢得很。」

林織月忍不住笑了。

這是她重生後第一次真心笑出來。笑意很淺，卻像春光終於照進了那間前世永遠濕冷的破屋。

林阿婆看著她，嘴上嫌棄，眼底卻軟了。「笑什麼？牙齒白啊？」

林織月輕聲道：「謝謝阿婆。」

林阿婆哼了一聲，轉身往外走，走到門口又停下。「午後去田裡看看。妳那塊苧麻田荒了好一陣子，再不理，今年春作就趕不上了。還有，晚上把門門好，陳家那小子看著不像會善罷甘休。」

林織月應下，「我知道了。」

林阿婆走後，院子安靜得只剩風聲。

林織月站在織機旁，將手輕輕覆上木架。貼身荷包裡的白鹿絨毛已經不熱了，像方才那一縷山霧只是她的錯覺，可她知道不是。

眠龍山的神，正在看著她。

不是替她把路鋪平，而是在她快忘了自己有路可走時，輕輕撥開一片霧。

她低聲道：「我會自己走。」

窗外遠處，山林裡似有鹿鳴一聲，極輕，極遠，像笑。

接下來幾日，阿猴溪口村的閒話果然沒斷。

有人說林織月不知好歹，陳家願意娶她，她竟當眾退婚；有人說她怕是攀上了軍中人，才敢這般硬氣；也有人私下嘀咕，吳氏這些年對那孤女未必厚道，若不是

逼急了，誰家姑娘會在聘禮進門時翻臉？

林織月都聽見了，卻沒理會。

她忙得很。

破屋要修，織機要補，田要翻，麻種要挑，水溝要清。她從前以為重生回來，最難的是面對前世那些恨與怨，如今才知道，活下去本身便是一件極耗力氣的事。沒有銀錢，沒有族裡供糧，連柴都得自己撿，日子一下子露出最真實的骨頭，硬得硌人。

可她心裡反而踏實。

至少這些苦，是為她自己吃的。

春末的太陽越來越烈，溪邊水氣重，苧麻田裡雜草長得比麻苗還有精神。林織月戴著舊斗笠，袖子捲到手肘，彎腰拔草、鬆土、修田埂，她腳上的草鞋磨破了，腳跟被泥水泡得發白，手掌也開始起新的繭。

傍晚回屋時，她累得腰都快直不起來，卻仍坐到織機前，藉著油燈修踏板。

織機吱呀一響，像久病的人終於喘過一口氣。

她摸著踏板，忍不住低聲道：「老夥計，這一世可要多撐幾年。」

話剛說完，外頭忽然傳來敲門聲。

林織月動作一頓，立刻吹熄半盞燈，只留一點微光。她走到門後，握起靠牆的柴刀，沉聲問：「誰？」

門外靜了一瞬。

接著，一道熟悉的男聲低低響起，「沈長風。」

林織月心口一跳。

她打開門，果然看見沈長風站在院外。夜色已深，他身上仍穿著巡防用的深色短褐，腰間佩刀，肩上背著弓，衣角沾著泥，像剛從溪邊水圳回來。他身後還跟著趙定山，趙定山手裡扛著一捆木條，表情有些哀怨。

「林姑娘。」趙定山一看見她，立刻咧嘴笑，「我們頭兒說巡到你家附近，順手看看門門牢不牢。我就說嘛，巡水圳巡到人家院門口，這路可真是彎得很有心。」

沈長風冷冷看了他一眼。

趙定山立刻把木條往地上一放，仰頭看天道：「今晚月色不錯。」

天上烏雲半遮月，連星子都沒幾顆。

林織月差點沒忍住笑。

沈長風像是完全沒聽見趙定山胡說，只低頭看向她手中的柴刀，眉峰微挑，「警覺倒不差。」

林織月有些不好意思，將柴刀放到門邊。「這幾日村裡話多，我怕有人夜裡來鬧。」

沈長風視線掃過她院門。那門門確實老舊，若用力一撞便可能裂開。他走近看了看，又抬手按了按門框，語氣平淡道：「這門擋不住人。」

林織月點頭，「我知道，明日我去找木匠問問。」

「不用。」沈長風將袖口束緊，蹲下身拿起木條與鐵釘，「今晚先補。」

林織月一愣，「現在？」

趙定山在旁邊小聲道：「對，現在。我們頭兒做事就這樣，想到就做，不然他會整晚睡不著。林姑娘妳別攔，攔了他也不聽，妳若真要謝，回頭有布邊時賞我兩條綁腿就成。」

沈長風冷淡道：「你話太多。」

「我這不是替你說人話嗎？」趙定山忍不住嘀咕。

沈長風抬眼。

趙定山馬上閉嘴，乖乖去扶門。

林織月看著他們一個沉默做事，一個嘴碎搭手，心裡有種說不出的酸軟。

前世她也曾在雨夜聽見屋頂上有動靜，隔日才發現漏水的地方被人補好了，那時她以為是哪個鄰人順手，直到死前才知道，很多她以為的「剛好」，其實都是沈長風不聲不響來過幫的忙。

這一次，她終於站在門內，看清了替她補門的人。

沈長風動作很快，他用短刀削平木條，將門框鬆裂處補上，又重新釘了門。夜風掠過他額前碎髮，油燈微光落在他側臉，照出眉骨旁那道舊疤，他垂著眼，神情冷淡而專注，像補的不是一扇破門，而是某條不能再被人闖入的界線。

林織月站在旁邊，忽然低聲問：「沈隊正為何幫我？」

沈長風手上動作微頓。

趙定山在旁邊眼睛一亮，像聽見什麼不得了的事。

沈長風把最後一枚釘敲穩，才淡淡道：「巡防。」

趙定山差點噎到。

林織月看著他，心裡又酸又想笑。這人兩世都是這副樣子，明明做了許多事，嘴上卻像被山神拿紅線縫住，半句好聽話都說不出來。

她故意問：「巡防要替每家每戶補門嗎？」

沈長風抬眼看她。

兩人目光在夜色裡撞上，短短一瞬，林織月先移開了眼。她怕自己眼裡藏不住前世那些情緒，太深，太重，也太不像一個才與他見過幾面的姑娘。

沈長風沉默片刻，語氣仍冷，卻低了些，「妳得罪了人，夜裡小心些。」

這回他沒有再說巡防。

林織月輕輕嗯了一聲，「我會小心。」

沈長風站起身，視線落在屋內那架織機上。門半開著，織機在微光中露出沉穩的輪廓，旁邊放著幾束挑好的苧麻纖維。

「妳會織布？」他問。

林織月點頭，「會。」

「只織粗布？」

「不只。」她想了想，還是把話說得保守些，「我娘留了幾張方子，若今年苧麻收得好，也許能試著織防潮麻布。溪邊水氣重，普通麻布久了容易發霉，若處理得好，可以耐用些。」

沈長風眼神微動。

趙定山立刻湊過來，「防潮？那軍屯可缺得很。前陣子雨多，糧袋一潮，裡頭米都悶出味了，我們幾個差點被那味道送走。」

沈長風看了他一眼，卻沒有否認。

林織月心念一轉。

前世她替陳家織布，多半賣給中間商，被壓價壓得厲害，若這一世想站穩，不能只守著村中小買賣。軍屯需要布，船工需要布，溪邊農戶也需要耐潮布，她手裡沒有本錢，卻有手藝，若能先織出幾匹樣布，未必沒有機會。

她看向沈長風，「若我織出來，沈隊正願意替我看看，軍屯用不用得上嗎？」

沈長風沒有立刻答應，只道：「品質若不成，我不會收。」

「那是自然。」林織月反而鬆了口氣，「我也不想靠人情賣布。布不好，賣出去也是壞自己名聲。」

沈長風看著她，眼底掠過一點極淡的讚許。「織好拿來。」

趙定山笑道：「林姑娘，妳放心，我們頭兒雖然臉冷，但眼光不差。他說能看，就是真的能看，只是他這人買布也像審犯人，妳別怕。」

林織月忍俊不禁，「我不怕。」

沈長風冷冷道：「趙定山。」

「在！」趙定山立刻站直。

「回營。」

「是。」趙定山扛起剩下木條，走前還朝林織月眨眨眼，「林姑娘，門補好了，今晚應該能睡安穩些。若還有人來鬧，妳喊大聲點，山下都聽得見。」

林織月笑著道謝。

沈長風走到院門口時，忽然停了一下。他沒有回頭，只低聲道：「田埂西側低，明後日若下雨，水會倒灌，早些補。」

林織月一怔。

她今日才剛看過田，也發現西側田埂有問題，只是還沒來得及修，沒想到沈長風只是巡過一眼便記住了。

她輕聲道：「我明日就去。」

沈長風嗯了一聲，這才翻身上馬。

馬蹄聲漸遠後，院子再度安靜下來。

林織月站在新補好的門前，伸手摸過那道木門，木條粗糙，釘痕還新，卻比原先牢固許多。她忽然想起玄岳君說過，命若重來，苦仍會苦，難仍會難。

可這一世，好像有些地方不一樣了。

至少她不再把沈長風的好錯過。

接下來半個月，春雨來了兩回。

第一回雨不大，只將溪邊泥土潤得鬆軟，林織月趁雨停後補好西側田埂，又挖了兩道細細的排水溝。幾個路過的村人笑她小題大作，說這麼小一塊田還折騰得像

大戶田莊，林織月只是笑笑，沒多解釋。

第二回雨來得急。

夜裡山風忽然轉冷，眠龍山方向霧氣壓下來，林織月貼身荷包裡的白鹿絨毛竟又微微發熱。她立刻起身，把院中曬著的麻線全收進屋裡，又披上蓑衣去田邊查看，果然不到半個時辰，雨勢便像從山腰倒下來一般，溪水一夜暴漲。

隔日天亮，村裡好幾塊低田都積了水，唯獨她那塊苧麻田因排水溝先挖好，保住了大半。林織月蹲在田埂上，看著雨後挺立的苧麻嫩苗，指尖沾著濕泥，心裡像也有什麼東西慢慢扎了根。

她知道，這只是第一步。

春末轉入初夏，苧麻抽高，葉片在風裡翻出淡淡銀綠。

林織月每日天未亮便起來下田，午後回屋修織機、試方子，夜裡在油燈下拆舊布、練手感。

這夜林織月沒有早睡。

院外的風從苧麻田裡吹來，帶著濕土與嫩葉的氣味。舊屋裡只點了一盞油燈，燈芯剪得短，光便也薄薄一層，落在桌上那幾頁織染方子上，像給紙面鍍了一層舊金。

林織月把母親留下的方子看了一遍，又一遍。

防潮麻布的法子寫得極細。苧麻要先浸後捶，捶後再浣，不能貪快；樟葉取新不取老，苦棟要熬至水色微黃，石灰水不可過重，重了線便死硬。末尾另有一行小字，筆畫比前頭略輕，似是母親病中補上的。

若得眠龍山北溪白藤汁，布性更韌，久潮不敗。

林織月指尖停在那行字上許久。

眠龍山北溪，她自然知道那地方不好去，在山神古廟更裡頭，山霧深，溪谷窄，尋常村人連採柴都避著，前世她曾聽人說，那一帶有黑熊出沒，也有獵人設下陷阱，林阿婆更說過，北溪一帶山路會吃人，進去時明明有路，出來時卻只剩霧。可若不試，她又怎知自己能不能織成？

她把方子收好，起身從牆角取出今日剛理出的苧麻纖維。這些麻不是最好的，長短不齊，色澤也略青，若用來賣布只能被壓價，可拿來試方子正合適。

她依照母親寫下的步驟，先將樟葉與苦棟放進陶鍋裡慢慢熬，屋裡很快瀰漫出苦澀草木氣，窗縫裡滲進來的夜風一吹，那氣味便與舊織機的木頭香混在一處，像把她帶回很小很小的時候。

那時母親也常在夜裡熬染水。

她趴在門邊睡得迷迷糊糊，只聽見織機吱呀吱呀，水聲咕嘟咕嘟，還有母親很輕地哼著不成調的歌。

林織月眼眶有些熱，卻沒有停手。

她將麻線浸過藥汁，又照方子用淡石灰水過了一遍，最後掛在屋內陰處。等到半夜線半乾，她便坐到織機前，將幾束麻線上機。

舊織機太久沒好好用過，踏板踩下時先發出一聲澀響。

林織月彎腰在榫接處抹了點油，又試了一回，這一次木梭總算能順著經線穿過，雖仍有些滯礙，卻已能織。

她心裡微微一鬆。

第一梭落下時，她甚至有一瞬錯覺，彷彿母親就站在她身後，低聲提醒她手別急，線要看，腳也要穩。

可織到第三寸時，問題便出來了。

布面太硬。

她用指腹摸過去，能感覺到線與線之間雖咬得緊，卻缺了活性，像被藥水煮死了筋骨。她皺眉拆了一小段，重新調了石灰水，又把樟葉汁兌淡。第二回織出來的布柔了些，可邊線一拉，竟有細小毛刺浮出。

林織月抿緊唇，再試第三回。

油燈不知添了幾次，窗外夜色從濃黑慢慢變成灰青。她織出一掌寬的試布，將它放進盛了清水的木盆裡，又用濕草蓆蓋住，仿照溪邊潮氣悶了一個時辰。

等她掀開草蓆時，心口一沉。

布邊角落浮出一點灰白霉斑。

不多，若拿去糊弄尋常人，或許能說只是麻色不勻。可林織月做了一輩子的布，眼睛怎會認不出那是什麼？

她捏著那一角布，指節慢慢收緊。

不成。

這樣的布若賣出去，看似能用，遇上連日潮雨便會敗。軍屯若拿它裝糧，糧要發霉；船工若拿它裹貨，貨要受潮，布壞了不只是壞她名聲，更會壞人家的事。

林織月閉了閉眼。

前世她在陳家也曾這樣，日日試，日日錯，那時她錯了要挨罵，布壞了要被婆母罵賠錢，陳福生只會嫌她沒用。久而久之，她便怕錯，怕試，怕所有東西一開始不是最好的，就證明她這個人也是不好的。

可這一世，屋裡沒有人罵她。

只有舊織機靜靜立著，母親的方子攤在桌上，窗外芋麻田被晨霧一點點染亮。

她慢慢鬆開那塊失敗的試布。

「不是我不成。」她低聲道，像說給自己聽，也像說給母親聽一般，「是方子還缺一味。」

她重新拿起那幾頁紙，視線再次落到末尾那行小字上。

眠龍山北溪白藤汁。

原來那不是可有可無的添頭。

那才是讓布活過來的筋。

林織月將失敗的試布整齊疊好，沒有丟。她把它壓在方子旁邊，當作一個提醒：布若不成，就不能急著賣；路若沒走到盡頭，也不能先說自己無路可走。

晨光從窗縫透進來時，貼身荷包裡的白鹿絨毛忽然微微發熱。

林織月抬頭望向眠龍山。

山腰霧氣未散，遠遠看去，像有誰把一匹未漂白的白布掛在天地之間。

她披衣出門。

屋外這霧來得奇異，不從溪邊起，倒像從眠龍山一路走下來。林織月遠遠望見山影，霧中似有一點白光停在田埂盡頭。

芋麻田邊的泥地上，留著幾枚細長蹄印，蹄印旁靜靜躺著一小截紅線。

紅線不知從何而來，乾淨得不像落過泥。它纏在一株新生芋麻的葉尖上，隨風微微晃動，像有人從山中伸出手，輕輕勾了勾她的命。

林織月蹲下身，將那截紅線拾起。

遠處眠龍山裡，古廟鐘聲忽然響了一下。

咚——

低沉、悠遠，像從山腹深處傳來。

同一時刻，山神廟前，白鹿立在霧中，鹿角間掛著微光。玄岳君坐在石階上，手中紅線垂落，神情懶散地望向山下那一點燈火。

「芋麻要根深，人才站得住。」祂淡淡道，「小姑娘，想織出自己的命，總得先進山看看。」

白鹿低低鳴了一聲。

山霧翻湧，像一匹尚未上機的白布，正等著誰落下第一梭。

### 第三章 山霧引白藤

那聲山鐘響過後，阿猴溪口村連著三日都起了霧。

霧不是從溪面慢慢浮起，而像眠龍山夜裡悄悄吐出的氣息，天還沒亮便沿著山腳往下走，先漫過芋麻田，再纏上水圳邊的芒草，等村裡第一戶人家開門挑水時，整座村子已被霧氣裹住，連雞啼聲都隔了一層濕冷的紗。

林織月每日清晨都會去田邊看那株被紅線纏過的芋麻。

紅線她已收進荷包，與白鹿絨毛放在一處。奇怪的是，那株芋麻竟比旁邊的苗高出半截，葉片青綠，背面泛著淡淡銀白，像夜裡偷偷吸了月光。林織月起初以為是自己看錯，可到了第三日，連路過的林阿婆都停下腳步，眯眼盯著那片田看了好一會兒。

「妳這田，近來施了什麼肥？」林阿婆拄著竹杖，神情狐疑。

林織月蹲在田埂旁，正用木勺舀水澆苗，聞言手上一頓，若無其事道：「草木灰，還有苦楝水。」

「少唬我。」林阿婆冷哼一聲，「草木灰若有這般靈，我早拿去撒全村田了。妳這苗長得怪，像被山裡什麼東西摸過。」

林織月垂眼看著葉上的露珠，沒有立刻回答。

她知道林阿婆嘴硬，心卻細。若換作旁人，八成只會覺得她運氣好，或是暗地裡嫉妒她藏了什麼肥方。可林阿婆不同，老人家在阿猴溪口村住了一輩子，聽過太多山裡的事，也見過太多說不清的徵兆。

林織月抬手輕輕碰了碰荷包。

白鹿絨毛安安靜靜躺在裡頭，沒有發熱。

她低聲道：「阿婆，若我要進眠龍山北溪一趟，妳覺得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林阿婆的竹杖便往田埂上一敲。

「不覺得。」她冷著臉回道。

林織月抬頭。

林阿婆瞪著她，「妳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在想什麼。妳娘留下的方子裡有白藤汁，是不是？那東西在北溪上游才有，路滑、霧重，還有獵人下的套。別說妳一個姑娘，就算村裡壯丁進去，也未必全鬚全尾的回來。」

林織月心頭微動。她猜到林阿婆知道些什麼，卻沒想到她連方子裡有白藤汁都清楚。

「阿婆見過那方子？」

林阿婆臉色一僵，別開眼，「妳娘當年試布時，找我借過樟葉和石灰，我隨口看過兩眼。妳娘那人膽子也大，什麼山料都敢試，害我罵過她好幾回。」

說到林織月的母親時，林阿婆的語氣雖嫌棄，眼底卻有淡淡的懷念。

林織月低頭看著芋麻葉，指尖慢慢拂過葉脈。

她知道自己現在進山太急。田未穩、屋未修、織機也才剛能重新運轉，她手裡沒有本錢，身邊也沒人手，照理說該先織些普通粗布，賣到村中換米糧，再慢慢圖後面的事。

可她也清楚，若只做普通粗布，她永遠只能被人壓價。

阿猴溪口村不缺會織粗布的婦人，安平那邊更不缺收布的商人。她若想立住，便得做出旁人沒有的東西。母親留下的防潮方子，是她眼下唯一能翻身的機會。

她輕聲道：「我不會莽撞。」

林阿婆哼了一聲，「妳若真不莽撞，就不會問我北溪的事。」

林織月被她堵得一時說不出話。

林阿婆看她那副明明怕卻還是不肯退的模樣，心裡又氣又酸。這孩子前些年太過軟，任人捏圓搓扁，她嫌她沒骨頭；如今好不容易長出骨頭了，偏偏又硬得像溪邊石，敲都敲不回去。

她沉默半晌，終究從腰間布袋裡取出一截乾草繩，丟給林織月。

「真要去，就別一個人去。北溪沿路有三處岔口，妳走到石壁上刻有鹿角紋的地方，往右，不要往左，左邊是舊獵道，有熊走過的痕跡。還有，遇霧便停，聽見山裡有小孩笑也停，別回頭。」

林織月握著草繩，背脊微微發涼，「山裡哪來的小孩笑？」

林阿婆面無表情看著她，「所以叫妳別回頭。」

林織月忽然覺得自己方才那句不會莽撞，說得似乎有點早。

午後，天色依然陰著。

林織月換了件方便走山路的芋麻短衫，將裙襬用布帶束好，頭髮用青布巾包起，只留幾縷碎髮貼在耳邊。她把柴刀、麻繩、兩顆烤番薯、一小包鹽、乾野菜與竹筒水放進竹簍，又把母親留下的織染方子用油紙包好，藏在貼身衣襟內側。

臨出門前，她站在織機前摸了摸木架。

「我很快回來。」她低聲道，說完又覺得自己竟然同一架織機交代行蹤，實在有些好笑。

可那架舊織機靜靜立在窗下，陽光落在梭子上，像真聽懂似的。

林織月背起竹簍，出了院門。她原本想避開村人，沿著田埂小路往山腳走，沒想到才過水圳，便看見前方木橋旁站著幾名軍士。

沈長風正在橋邊查看橋樁。

他今日沒騎馬，只穿一身便於巡山的深色短褐，腰間束著布帶，腿上綁著行路的護腿布，刀掛在左側，背後仍負著那張舊弓。春末的風從溪面吹來，掀起他的衣角，他半蹲在橋邊，手指按過被水泡鬆的木樁，眉頭微鎖。

趙定山站在一旁，嘴裡叨著根草，正指揮兩個年輕軍士搬石頭，瞧見林織月背著竹簍過來，他眼睛一亮，立刻把草吐掉。

「林姑娘，妳這身打扮不像去田裡，倒像要入山。」

沈長風聞聲抬頭，他的目光先落在她肩上的竹簍，又掃過她腰間的柴刀，最後停在她綁緊的袖口上。

林織月被他看得莫名心虛，卻仍穩住聲音道：「我去山腳採些染草。」

趙定山笑了一聲，「山腳染草要帶麻繩和柴刀？林姑娘，妳這謊說得也太客氣了，連騙人都怕人家太難拆穿。」

林織月：「……」

她算是發現了，趙定山若不在戰場上，大概就是靠拆人台過日子。

沈長風站起身，拍去手上的泥，語氣冷淡道：「去哪裡？」

林織月抿了抿唇。

她知道瞞不過他。沈長風這人看著話少，眼睛卻利，連她田埂哪處低都能巡一眼記住，更別說她這副明顯要入山的模樣。

她只好道：「眠龍山北溪。」

沈長風的臉色果然沉下來。

趙定山也收起笑，皺眉道：「北溪？那地方近來有獵人說見過熊跡，還有幾個外村人偷偷設套，路不好走。林姑娘，妳去那兒做什麼？」

「找白藤。」林織月回道，「我娘留下的方子裡需要北溪白藤汁。若能取到，我也許能織出防潮麻布。」

趙定山下意識看向沈長風。

沈長風沉默了一息，開口時只有兩個字，「不准。」

林織月一愣。她原本準備好面對勸阻，卻沒想到他說得這麼直接。

她眉心微皺，正要說話，沈長風已走到她面前，視線低下來，語氣仍冷，「妳不熟山路，一個人進北溪，出事了沒人知道。」

林織月心裡一緊。

前世她聽過太多「不准」，多半都是為了壓她、管她、替她決定。可沈長風這句不准不同，他不是想奪她的路，而是知道那條路危險。

她放緩聲音回道：「我知道危險，所以帶了繩與刀，也問過阿婆路線。我不是去

逞強，是……」

「是為了活路。」沈長風接了她的話。

林織月抬眼看他。

沈長風看著她，眼底有一瞬說不清的情緒。這姑娘分明才剛退婚，剛把自己從族親與陳家手裡掙出來，照理說最該躲在屋裡避風頭，可她卻已經開始想方設法替自己找下一條路。

他不喜歡她入山。

可他也看得出來，她不會退。

沈長風垂眼看了一下她手裡的草繩，終於道：「等半刻。」

林織月一愣，「什麼？」

他轉身對趙定山道：「你留下看橋，讓阿禾帶兩人去下游巡水口，我進山一趟。」

趙定山嘴角一抽，「頭兒，咱們今日不是巡水圳嗎？」

沈長風冷淡道：「北溪也是水源。」

趙定山望著他，慢慢點頭，「有理。巡水源巡到替林姑娘找白藤，這水源真是長得越來越像紅線了。」

沈長風面無表情看過去。

趙定山立刻轉身去搬石頭，聲音比誰都正經，「阿禾！聽見沒有？頭兒要巡北溪，這是軍務，極其重要，誰敢多嘴我第一個抽他！」

幾名年輕軍士低頭憋笑。

林織月忍不住彎了下唇，心裡那些緊張竟淡了一些。

不多時，沈長風帶著她沿山路往眠龍山走去。

阿猴溪口村漸漸被拋在身後，芋麻田與水圳縮成一片青綠，溪水聲卻越來越清晰。山腳有大片竹林，風一吹，竹葉相互摩擦，像無數細小的低語，再往裡走，樟樹漸多，濕土裡混著樟葉香，偶爾有獼猴在樹梢一晃而過，驚得枝葉簌簌落下。

林織月走得不慢。

前世她為陳家採過無數染草與野菜，山路雖不算熟，腳力倒還在，只是這具十八歲的身子尚未經過多年勞苦，走了小半個時辰，呼吸已微微急促。

沈長風放慢腳步，卻沒有出聲催她。

林織月察覺到他的體貼，心口微微一暖，嘴上卻道：「沈隊正不必等我，我跟得上。」

沈長風側頭看她一眼，「我沒等。」

林織月看著他刻意放慢得比老牛還穩的步子，沉默了一下。

「那沈隊正今日走得真養生。」

沈長風腳步微頓，像沒聽懂這句話，又像聽懂了卻不知如何回話。半晌，他只冷著臉道：「山路濕，走快容易滑。」

林織月低頭忍笑。

她忽然覺得，前世自己對沈長風實在認識得太少。她只知道他寡言、冷硬、總在雨夜裡來去匆匆，卻不知道他也會被一句話堵得不知如何反應，更不知道他照顧

人時，竟也能照顧得這般一本正經。

走到林阿婆說的鹿角石壁時，山霧明顯濃了起來。

石壁上果然有一道像鹿角的紋，並非人工刻痕，倒像岩石天生裂成那樣。霧氣沿著裂紋流下，白得近乎發亮。

林織月心口一動，貼身荷包微微發熱，她下意識停住腳步。

沈長風也停了。

他看向石壁右側小路，又看向左側那條幾乎被草掩住的獵道，獵道上泥土翻亂，有幾個深而寬的腳印，邊緣還沾著新鮮濕土。

「熊跡。」他低聲道。

林織月背脊一涼。

她雖從林阿婆口中聽過，但真正看見那腳印時，才知道所謂山裡危險不是一句空話。那腳印比人的手掌大得多，沉沉壓在泥地裡，像一種無聲警告。

沈長風伸手將她往身後帶了半步，聲音壓低，「走右邊，別出聲。」

他的手只是短暫碰到她手臂，卻讓林織月腕間紅線忽然一熱。她垂眼，隱約看見那縷細線從她袖口透出，輕輕繞過沈長風指節，隨即又藏進霧裡。

林織月心跳快了些。

她分不清那是山中危險所致，還是因為眼前這人離她太近。

兩人沿右側小路往北溪走去，越往裡面，山勢越陡，溪聲也越近，白藤生在溪邊陰濕石壁上，藤皮灰白，折開會滲出帶黏性的汁液。林織月在一處石壁旁終於看見方子裡描寫的藤，眼睛亮了起來。

「就是這個。」

她放下竹簍，取出小竹筒與短刀，小心割開藤皮接汁。白藤汁一滴一滴落進竹筒，帶著淡淡草木腥氣，她低頭看得專注，完全沒注意到沈長風正站在不遠處，視線一刻也沒離開四周山林。

忽然，一聲極輕的鳴叫從霧裡傳來。

林織月手上一頓。

那聲音像鹿。

不是清亮神異的鳴聲，而是更細、更急，帶著疼痛。她抬頭望向溪谷另一側，霧氣濃得幾乎看不見路，卻能隱約瞧見一點白影。

沈長風皺眉道：「別過去。」

林織月握著短刀，心口卻像被那聲鳴叫勾住。她想起十四歲那年在溪邊救下的白鹿，想起牠後腿上的傷，想起山神說白鹿為她求來一世因緣。

這山裡的白影，不會無緣無故出現。

「我只看一眼。」她低聲道。

沈長風立刻道：「林織月！」

他的聲音沉了下來，第一次連名帶姓叫她。

林織月腳步停住，回頭看他，眼神卻很堅定。「若是陷阱，我不碰。若真有鹿受傷，我不能當作沒聽見。」

沈長風盯著她。

他其實不信鬼神，也不太信山中異象。可這一刻，霧氣在她面前慢慢散開一線，像真有什麼東西替她讓出路。

他胸口莫名一沉，伸手握住刀柄。「我走前面。」

林織月知道這已是他的退讓，便點了點頭。

兩人繞過濕滑石壁，往霧裡走了十幾步，果然看見一頭幼鹿被獵索套住前腿。那鹿毛色極淡，還不到全白，腿上被勒出血痕，正驚慌地掙扎。獵索埋得很巧，若不是牠掙扎弄亂草葉，幾乎看不出痕跡。

林織月心疼得皺眉，立刻蹲下想解索。

沈長風卻一把按住她肩，低聲道：「等等。」

他目光掃過四周，忽然彎腰從泥地裡挑起另一條細索。那索子繃在草間，若方才林織月再往前一步，便會踩中。

林織月看了倒吸一口氣。

這不是普通獵人隨手設下的套，而是連環陷阱。

沈長風臉色更冷，「有人故意在山神廟附近下套。」

這在山裡是犯忌的事。

阿猴溪口村附近的人就算打獵，也多半避開眠龍山古廟一帶，怕衝撞山神。敢在這裡設套的人，要不是外村獵戶不懂規矩，便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。

沈長風割斷暗索，又確認附近沒有其他陷阱，才讓林織月上前。

林織月一邊安撫幼鹿，一邊割開獵索。那幼鹿初時還掙扎，後來不知為何慢慢安靜下來，一雙濕潤眼睛望著她，竟讓她想起多年以前那頭白鹿。

她從竹簍裡取出止血草，揉碎敷在牠腿上，低聲道：「好了，忍一忍。這山裡路多，往後別再踩人設的東西。」

話一出口，她自己也怔了怔。

十四歲那年，她好像也說過類似的話。

幼鹿輕輕蹭了蹭她的手背。

下一刻，遠處林間忽然傳來一聲低沉的吼聲。

那聲音不大，卻讓整片山林瞬間安靜。鳥鳴停了，溪聲像被壓低，連霧都不再流動。

沈長風臉色驟變，一把拉起林織月。「走。」

林織月還沒站穩，便聽見灌木被撞開的聲音。她回頭一看，只見一頭黑影自霧中衝出，身形龐大，肩背厚重，胸前隱約有一道淡色月牙紋。

是熊。

林織月腦中一白。

幼鹿受驚，掙扎著往溪邊逃。黑熊顯然是被血味與陷阱動靜引來，牠低吼一聲，直朝這邊逼近。

沈長風將林織月推到身後，箭已搭上弦。

「往石壁退，別跑直線。」他聲音低沉，冷靜得不像在面對生死，「聽我的，慢

慢退。」

林織月手腳冰冷，卻強迫自己照做。

黑熊前爪拍過腐木，木頭瞬間碎裂。牠離得太近，近到林織月能聞見濕毛與泥土混在一起的腥氣。沈長風一箭射出，箭矢擦過熊肩，激得牠怒吼。牠猛地撲來，沈長風反手將林織月推向石壁。

「趴下！」

林織月摔在濕草間，手肘撞得發麻。她抬頭時，只看見沈長風已拔刀迎上去。刀光在霧中閃了一下，黑熊利爪擦過他肩背，布料瞬間撕裂，血色滲出。

「沈長風！」她大喊出聲。

沈長風悶哼一聲，卻沒有退。他側身避過黑熊第二下撲擊，反手用刀背擊向旁邊石塊，石塊滾落，正好擋住黑熊一瞬，他抓住這一點時間，轉身將林織月拉起，幾乎是半抱半推地帶她往溪邊斜坡退。

林織月眼前全是他肩上的血。

前世聽聞他死在北路時，她沒能看見他的最後一面。如今看見他為了自己受傷，那種埋在骨子裡的恐懼猛地翻湧上來，幾乎把她整個人淹沒。

她不能再害他死一次。

「往古廟！」她忽然道，「前面有山神廟！」

沈長風沒有問她怎麼知道，只咬牙帶著她往霧中退。黑熊仍在逼近，卻在某一刻忽然停住了。

霧深處，一頭白鹿不知何時立在溪邊高石上。

牠通體雪白，鹿角間掛著一縷淡淡金光，眼神沉靜得不像山獸。黑熊低吼著看向牠，竟沒有再追林織月與沈長風，而是被那白鹿引著，慢慢轉向另一側山林。

林織月怔怔看著那一幕。

白鹿回頭望了她一眼。

那一眼像隔著兩世春秋，又像在說：走。

下一瞬，白鹿躍入山霧，黑熊也追著牠的影子消失在林間，山林再次恢復聲響，溪水嘩啦流過，方才那場生死追逐像一場被山神硬生生扯開的劫。

沈長風撐著刀，身形晃了一下。

林織月連忙扶住他，「你受傷了。」

沈長風臉色有些發白，卻仍冷著聲音道：「小傷。」

林織月看著他肩背被撕開的衣料，血已順著手臂往下滴，氣得眼眶都紅了。「這叫小傷？沈隊正平日是不是連斷氣前都要說自己只是累了？」

沈長風被她罵得一頓。

他垂眼看她，見她明明怕得手都在抖，嘴上卻兇得像要咬人，眼底那點冷硬忽然鬆了一些。

「還能走。」他低聲道。

「不能走也得走。」林織月扶著他，聲音有些啞，「先去古廟，我替你止血。」

兩人沿溪邊小路艱難往前。霧似乎有意替他們引路，每當林織月辨不清方向時，

前方總會有一縷白霧往右或往左微微流動。走了約莫一刻鐘，破敗山神廟終於出現在林間。

廟不大，屋瓦殘缺，門前石階爬滿青苔。廟前有一株老樟樹，樹根盤過半截石獅，枝葉濃得像撐開的傘。

林織月扶著沈長風進去，廟內神像蒙塵，香爐裡卻有一截剛燃盡不久的香灰，灰白細直，不像荒廢多年的模樣。

她顧不得多想，先讓沈長風靠坐在牆邊，解開他的上衣檢查傷口。

沈長風按住衣襟，眉頭皺起，「不用。」

林織月抬眼瞪他。「你是想流血流到山神親自出來替你補衣服嗎？」

沈長風大概沒料到她會這樣說，一時竟鬆了手。

林織月飛快撕開染血布料，傷口比她想的還深。熊爪從肩背劃下，雖未傷及要害，卻皮肉翻開，血止不住。她指尖一抖，前世沈長風染血死去的傳聞再次衝進腦中，讓她幾乎喘不過氣。

沈長風察覺她臉色不對，聲音低了些，「林織月。」

她沒有回應，只從竹簍裡翻出止血草與乾淨布條。她把草葉揉碎，按上他傷口時，沈長風肩背一僵，卻沒有出聲。

「疼就說。」林織月低聲道。

「不疼。」

林織月手上力道一重。

沈長風終於悶哼一聲。

她冷冷道：「現在疼了？」

沈長風偏頭看她，額角滲出冷汗，眼底卻浮出一點極淡的笑意，「嗯。」

林織月被他這聲嗯弄得鼻尖發酸，險些罵不下去。她咬著唇，把傷口包紮好，又取出竹筒水讓他喝。

沈長風接過水，卻先遞回她面前。「妳先喝。」

林織月看著那竹筒，忽然很想問他，前世是不是也這樣，明明自己受傷，明明自己已經沒多少力氣，卻還是先把水、藥、活路都推到她面前。

她沒有接，只啞聲道：「你喝。」

沈長風看她眼眶微紅，終於沒再堅持，仰頭喝了兩口。

廟外霧氣漸濃，光線暗得像黃昏提前落下。

林織月把白藤汁竹筒與方子收好，抬頭看向神案。案上不知何時多了一只小小麻布袋，袋口用紅線繫著，旁邊放著一根雪白鹿毛。

她怔住。

方才進來時，神案上分明什麼也沒有。

林織月走過去，小心拿起麻布袋。裡頭似乎裝著種子，細小而沉，握在手心時竟有一點溫熱。紅線繫得很鬆，像刻意等她來解。

沈長風看見她站在神案前不動，皺眉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林織月回頭看他，卻不知該如何說。

說山神給她送種子？說白鹿引開黑熊？說她腕上的紅線剛才在他受傷時燙得像火？這些話若說出口，連她自己都覺得像山霧裡的夢。

可沈長風看著她手中的麻布袋，眼神卻沒有半分嘲弄。他只是沉默片刻，道：「山裡的東西，既給了妳，便收著。」

林織月心頭微震，「你信？」

沈長風垂眼看著自己包好的傷口，淡淡道：「方才那頭白鹿，不像尋常山獸。」

林織月握緊麻布袋。

廟中神像立在昏暗裡，眉眼被煙塵遮住，卻像正低頭看著他們。

林織月忽然聽見一聲極輕的笑，像從神像後方，又像從山腹深處傳來。

「倒也不算太笨。」

她猛地抬頭。

神案旁不知何時坐著一名白髮男子，青灰長袍垂在石階上，手裡把玩著一縷紅線，神情懶散，像已在那裡看了許久熱鬧。白鹿立在他身側，鹿角間有霧光流動。

林織月呼吸一滯。

玄岳君。

沈長風似乎沒有看見他，只是皺眉望向廟外，像察覺到異樣，卻看不透異樣從何而來。

玄岳君看著林織月，淡淡道：「白藤已取，種子也給妳了。只是小姑娘，山裡的東西不是白拿的。妳要織布，便要懂得布從哪裡來；妳要借山的力，往後也得記得還山一分情。」

林織月喉間微緊，低聲道：「我記得。」

玄岳君瞥了一眼沈長風肩上的傷，語氣聽不出喜怒，「他替妳擋了一爪，這線便又緊一分。可紅線不是繩索，牽得住人，牽不住心。妳若只因前世虧欠靠近他，這一世照樣會錯。」

林織月怔在原地。

這句話像一滴冷水，落進她翻湧的心裡。

她對沈長風有感激，有愧疚，有前世來不及回望的痛。可玄岳君說得對，若她只是想補償，沈長風便依然只是她前世遺憾裡的一個影子，而不是今生真真切切站在她面前、會疼、會流血、會冷著臉替她補門的人。

她低頭看向沈長風。

沈長風正閉眼靠在牆邊，臉色因失血有些蒼白，眉頭卻仍皺著，似乎隨時準備起身護她。

林織月忽然明白，她不能只想著「前世他為我做過什麼」。

她要看見此刻的他。

玄岳君看她的神情變化，似乎還算滿意。他起身，白鹿也跟著抬頭。廟外山霧翻湧，像有人從天地間拉開一匹未染的布。

「把種子種在溪風到得了、山霧也落得下的地方。」玄岳君道，「今年夏雨不善，水會試人，田也會試人，妳若守得住第一場雨，這布才算有命。」

話音落下，神案旁空了。

白鹿與山神都像被霧吞沒，只有那根鹿毛仍躺在案上，證明方才不是她的幻覺。林織月慢慢吐出一口氣，把麻布袋與鹿毛收進竹簍和荷包。

沈長風睜開眼看她，「妳臉色不好。」

林織月回神，走回他身旁，替他重新壓緊布條，故作平靜道：「你流了這麼多血，我臉色能好到哪裡去？」

沈長風看著她，似乎想說什麼，最後只道：「我沒事。」

「有沒有事，我說了算。」林織月抬眼看他，語氣很輕，卻帶著不容敷衍的堅定，「沈長風，你今日是為救我受傷。往後不准再把自己的命看得這麼輕。」

沈長風怔了怔。

很少有人這樣同他說話。

軍中講的是令，戰場講的是命。父兄死後，他早已習慣把自己放在最後，習慣傷了不說，痛了不提，能撐便撐，撐不住也不過是命。他從未想過，有一日會有個姑娘坐在破舊山神廟裡，紅著眼睛罵他不准輕看自己的命。

他沉默許久，低聲道：「好。」

只有一個字。

可林織月聽見了。

她低下頭，眼眶終於忍不住微微發熱，她假裝去整理竹簍，沒有讓他看見。

雨是在兩人準備下山時落下的。

先是幾滴打在廟前石階上，接著便密了起來。

沈長風傷在肩背，不宜淋雨，林織月便拆下竹簍外的蓑布替他披上。沈長風不肯，林織月一句「你再逞強，我就把你丟給山神管」成功讓他不再拒絕。

兩人沿著白霧讓出的路下山，竟比上山時更順。快到山腳時，雨勢漸小，阿猴溪口村的屋舍從霧裡浮現，像一幅被水氣暈開的畫。

趙定山遠遠看見他們，先是鬆了口氣，隨即瞧見沈長風肩上的血，臉色大變。

「頭兒！」他衝上來扶人，急得聲音都變了，「你不是巡水源嗎？怎麼巡到被山咬了一口？」

沈長風淡淡回道：「熊。」

趙定山愣了半息，臉色更難看。「熊？你說得倒輕巧！熊是可以這樣淡淡說出來的東西嗎？你下次是不是被山崩埋了，也要說一句土多？」

林織月原本心情沉重，被他這句話罵得差點笑出來。

沈長風冷冷看他，「吵。」

「我吵？」趙定山氣笑了，「你血都快滴成溪了，我不吵，等著替你收屍嗎？」

林織月聞言臉色一白。

沈長風立刻看向趙定山。

趙定山也意識到自己說錯話，忙改口，「呸呸呸，我胡說的。林姑娘妳別怕，我

們頭兒命硬得很，熊都嫌咬他費牙。」

沈長風：「……」

林織月被這兩人弄得又想哭又想笑，最後只是低聲道：「先回軍屯處理傷口。方才只是暫時止血，得換藥。」

趙定山立刻點頭道：「對對對，回去換藥。林姑娘，妳也一起來吧？我們軍屯那些粗漢包傷跟捆柴沒兩樣，妳方才既處理過，乾脆好人做到底。」

沈長風正要拒絕，林織月已先開口，「我去。」

他看她一眼，眉頭微皺，似乎想說不必麻煩。

林織月卻像早知道他要說什麼，直接道：「沈隊正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」

趙定山睜大眼睛，然後默默朝她比了個佩服的手勢。

沈長風沉默片刻，終究沒有再拒絕。

軍屯臨時駐處設在溪邊一處舊倉旁。

倉屋原是屯田時放農具與糧袋的地方，後來水圳修整，軍中人便借了半邊作巡防歇腳處。屋裡牆上掛著蓑衣、弓弦、幾捆麻繩，角落堆著尚未曬乾的糧袋，空氣裡混著草藥、汗味與潮濕木頭的氣味。

沈長風一進門，屋裡幾名軍士便全站了起來。

「頭兒！」

阿禾年紀最輕，先看見他肩背那片血，臉色一下白了，「這是怎麼了？」

沈長風像沒聽見，只將刀放到桌邊，語氣平淡道：「熊抓的。」

屋中靜了一瞬。

趙定山把手裡的木條往地上一扔，氣得笑了一聲，「熊抓的？你倒說得像被竹葉刮了一下。」

沈長風淡淡看他，「吵。」

「我吵？」趙定山指著他肩上那道傷，「你血都快把蓑布染成紅布了，我還不能吵？林姑娘，妳評評理，這人是不是欠罵？」

林織月本來正扶沈長風坐下，聞言抬眼看了沈長風一眼。

她眼眶還有些紅，臉色卻已沉下來。

「是。」她說。

趙定山立刻像找到了靠山，精神一振，「聽見沒有？林姑娘都說是。」

沈長風大概沒料到林織月會這樣乾脆，沉默片刻，終究沒有反駁。

秦武正好從後頭進來。他年約五十，從前跟過沈家父兄，腿上有舊傷，平日話不多。見到沈長風肩背的傷，他眉頭皺得很深，立刻讓阿禾去燒水，又翻出軍中備著的金瘡藥。

「衣裳脫了。」秦武道。

沈長風伸手要自己解衣，林織月卻先按住他的手。

「我來。」

屋裡幾名軍士齊齊別開眼。

趙定山還順手把阿禾的腦袋按過去，「小孩子別看。」

阿禾被按得差點撞牆，小聲嘀咕，「我都十七了。」

「十七也別看。」趙定山道，「我們頭兒這種悶葫蘆，好不容易有人管，別嚇跑了。」

沈長風冷冷道：「趙定山。」

趙定山立刻閉嘴，只是嘴角仍憋著一點笑。

林織月沒理他們。她剪開沈長風肩背上被血黏住的布料，才發現山神廟裡包好的傷口果然又滲了血，熊爪劃得深，雖避開要害，可皮肉翻開的地方被山路一顛，血又慢慢洩了出來。

她手指頓了一下。

沈長風察覺到，低聲道：「不重。」

屋裡所有人幾乎同時看向他。

趙定山忍了忍，沒忍住，「你閉嘴吧。」

秦武也沉著臉道：「你父兄若還在，聽見你這句，第一個拿刀背抽你。」

沈長風的神情微微一頓。

屋裡靜下來。

林織月垂著眼，將染血布條一層層解開，沒有說話。

秦武看著沈長風，語氣比方才低了些，「從前沈將軍在時，常說兵是人，不是刀。刀斷了再打，人沒了便沒了。你倒好，自從他們走後，什麼事都往自己身上扛，巡山你走最前，斷後你留最後，傷了也不報。你當自己是什麼？軍屯裡掛著的一把舊刀？哪裡缺口便往哪裡補？」

沈長風垂眼，沒有回答。

趙定山原本還想接話，見他這樣，嘴唇動了動，終究只嘆了口氣。

林織月把傷口重新洗乾淨，藥粉灑上去時，沈長風肩背微微一繃，卻仍然沒有出聲。

她忽然明白，玄岳君為何說紅線牽得住人，牽不住心。

前世她記得的沈長風，是雨夜裡送藥的背影，是替她擋災卻從不言的存在，是後來被村人一句「死在北路了」輕飄飄帶過的遺憾。那些記憶太重，重得她重生後一看見他，便只想抓住那條失而復得的線。

可眼前的沈長風不是一段遺憾。

他會疼。

會流血。

會被同袍氣得開口罵，會讓老兵想起故人，也會在所有人都習慣他沉默時，把自己的命放到最不重要的位置。

林織月心口像被針輕輕刺了一下。

她不是要補償前世的一個影子。

她要看清今生這個人。

她將乾淨布條繞過沈長風肩背，動作比在山神廟時更穩，繫結時，她故意用了些力道。

沈長風悶哼一聲。

林織月抬眼看他，「疼？」

他頓了頓，這一次沒有說不疼。

「疼。」

趙定山在旁邊小聲道：「稀奇，鐵樹會說疼了。」

秦武瞪他一眼，他立刻閉嘴。

林織月看著沈長風，聲音不高，卻清楚得讓屋裡每個人都聽見。

「沈長風，你救我，我記得。但往後你的命不准只拿來救別人。」

沈長風抬眼看她。

林織月站在昏黃燈火裡，袖口還沾著山泥，指尖有方才替他洗傷時染上的血。她眼底仍有未散的後怕，卻沒有躲，也沒有哭，只那樣直直地看著他，像要把這句話也縫進他的傷口裡。

秦武看了她一眼，沒有說話。

趙定山原本吊兒郎當的神情也慢慢變了。

屋外溪水聲急，雨後水氣從門縫裡滲進來。

沈長風看著林織月，許久，低低應了一聲，「好。」

林織月指尖一顫。

這一聲不重，卻像終於有人肯把自己的命從刀鞘裡取出來，好好放回掌心。

趙定山立刻鬆了口氣，又恢復了原來那副嘴碎樣，「林姑娘，妳以後若有空，多來軍屯坐坐，我們一群人罵他十句，不抵妳一句話有用。這人從前油鹽不進，如今看來，是缺一個會打結的。」

林織月一愣，「打結？」

趙定山一本正經道：「妳方才那個布結打得好，勒得他終於肯說人話。」

沈長風冷眼掃過去。

趙定山立刻提起藥箱，「我去看看水燒好沒。」

阿禾也跟著跑，「我也去！」

屋裡一時只剩秦武、林織月與沈長風。

秦武把剩下的藥包推到林織月面前，語氣難得緩和，「這藥妳拿著，三日換一次，傷口若再裂，妳便罵他。這人從前沒人罵得動，如今看來，還有救。」

林織月接過藥包，低聲道謝。

沈長風似乎想說不用麻煩，可話到嘴邊，看見她的眼神，終究又嚥了回去。

林織月把藥包收好，心裡卻想，這一世她不只要守住自己的田、自己的織機。若可以，她也想讓這個總把自己當刀的人，知道有人會在意刀背上的裂痕。

林織月離開軍屯臨時駐處，雨後溪水漲了些，木橋下水聲比平日急，沖得橋樁微微發響。她走過橋時，忽然停下腳步，低頭看向溪流。

水色渾濁，從山上帶下許多斷枝與落葉。

她想起玄岳君那句話——

今年夏雨不善，水會試人，田也會試人。

林織月握緊肩上的竹簍，裡頭裝著白藤汁，也裝著山神給她的種子。她原本以為這趟入山只為了取一味山料，如今卻隱約明白，從她接下那袋種子開始，她要面對的便不只是織布與生計。

還有這片土地的脾氣。

山給她一條路，也會給她一場考驗。

傍晚時分，雨停了。

林織月從軍屯替沈長風換完藥回到家，天邊殘雲被夕光染成暗紅。她推開院門，先去看織機，又把白藤汁放進陰涼處。做完這些，她才取出那只麻布袋。

袋中種子共有十二粒，色澤深褐，表面卻有一圈細細銀紋。她依照玄岳君所說，挑了院後靠近苧麻田又能望見眠龍山的地方，挖出一小方土，把種子一粒一粒種下。

最後一粒種子落土時，遠處山林忽然傳來鹿鳴。

林織月抬頭，望見眠龍山霧氣緩緩升起。霧中似有白鹿立在山腰，身影一閃而逝。

她低聲道：「我會守住。」

話音剛落，院門外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

村口的林春娘站在門口，臉色發白，身上衣袖被雨水濺濕，顯然是一路跑來。

「織月！」她喘著氣道，「妳快去田邊看看。方才有人說，妳西側田埂被人挖開了，若今晚再下雨，水全要倒進妳苧麻田裡！」

林織月手中的小鏟掉在地上。

院後剛埋下的山種安靜無聲，土面卻忽然滲出一點濕亮光澤，像黑暗裡睜開的眼睛。